

受害的一代

〔以〕根得林 著

明宇、舒会 译

群众出版社

受 害 的 一 代

(以) 列奥纳得·根得林 著

明宇 舒会 译

内部发行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受 害 的 一 代

(以) 列奥纳得·根得林 著

明宇 舒会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通县新兴 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875印张 273千字

1986年 3月第1版 1986年 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67·268 定价: 2.70元

印数: 00001——19000册



0032645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内 容 简 介

作者列奥纳得·根得林是犹太人，出生于苏联，一九七二年移居以色列。他曾以随军记者身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多年从事电影电视工作，曾为苏联文艺界知名人士。其父叶·伊·根得林早年侨居美国，先后到过日本和中国。苏联十月革命时，受列宁之邀回国参加革命工作，为苏联教授、经济学博士，后受到政治审查，被关进牢房，获释后病死苏联。

《受害的一代》是作者移居以色列写作的一部自传体纪实小说。作者通过他一家两代人的不幸遭遇，描述了苏联知识界的一些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和犹太血统的学者在政治上遭受的迫害，提供了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这一期间苏联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内幕以及至今尚不被人们十分知晓的苏联最高领导层的轶事。此书涉及到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基洛夫之死，三十年代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的审判，战后对文艺界的清洗，斯大林之死，赫鲁晓夫的阴谋，等等。书中许多材料，是作者通过会见、访问苏联有关领导人的形式而获得的。

目 录

我的父母.....(1)

我是犹太复国主义者!(8)

受凌辱的童年.....(12)

叶·伊·根得林

我的坎坷历程(父亲的自述).....(37)

第一部 奥勒尔苦役犯中央监狱.....(39)

第二部 苏联的苦役刑.....(57)

精神病隔离所.....(92)

俄罗斯女教师的功绩.....(105)

学校.....(108)

青年时代.....(121)

第二次世界大战.....(133)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维亚特卡劳改营.....(152)

沃特金斯克城.....(159)

勃良斯克州的克林崔市.....(168)

莫洛托夫的接见.....(173)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180)

给斯大林的信.....(187)

接到留明的电话.....(206)

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	(208)
贝利亚·····	(217)
列宁格勒案件·····	(222)
斯大林之死·····	(239)
共青团·····	(244)
过迟的恢复名誉·····	(252)
见莫斯科市长·····	(257)
会见米哈伊尔·苏斯洛夫·····	(269)
同赫鲁晓夫会面一百二十分钟·····	(274)
最高法院的审理·····	(283)
以色列使馆的招待会·····	(299)
第一次搜查·····	(301)
精神病监狱·····	(305)
对孩子的迫害·····	(338)
再次进入精神病监狱·····	(351)
保安人员同志们·····	(368)
犹太人苏醒了·····	(371)
第三次邀请·····	(373)
妻子领到鉴定·····	(380)
莫斯科签证登记处·····	(384)
夜捧圣经·····	(385)
签证登记处的干部·····	(386)
机场上的滑稽剧·····	(393)
莫斯科海关·····	(395)
我们飞往维也纳·····	(398)
在以色列的神圣国土上·····	(402)

我的父母

我父亲根得林·叶夫根尼·伊萨科维奇出生在白俄罗斯的希斯拉维契镇。他从小受苦，放过牛。每天早上到犹太人的教会小学去念书，常常因为作不好功课挨打受骂。他还是个孩子就到哈尔科夫挣钱去了。他在那儿认识了一些大学生，开始追随社会党人。十六岁那年，他就被当作“作恶多端”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判了四年徒刑。他在奥勒尔苦役犯中央监狱服刑，那里的生活丰富了他的知识。刑满以后，他被押解到终生流放地——西伯利亚，从那儿逃往美国。在美国，他创办过自由派报纸，当过教师。他喜欢研究的问题包括：犹太哲学、犹太学、犹太复仇主义、经济问题、历史以及俄罗斯和西欧文学。父亲在纽约结识了俄国政界的一些侨民，他们对我父亲都以诚相待。

父亲全心全意参加了俄国革命。那时他没有能够预见到不久就会在他的故乡发生的悲剧。突然，弗·伊·列宁写来一封信，要他回俄国去。

他舍不得离开美国这个给了他栖身之地、给了他知识和称心的工作、给了他独立和自由的国家。

临行前的准备是仓促的。

悲伤地告别了朋友和同志们。

一个月以后，轮船把我的父母载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市。

我母亲贝拉·伊萨科芙娜·古列维奇出生在乌克兰赫尔松省的秃山镇。她也竭力想回到俄国。

父亲在一家定期刊物编辑部工作。他的文章常在中央报刊上发表，也在政治流放者^①协会出版的《苦役与流放》杂志上发表。

一九二四年，我家应A·B·卢那察尔斯基^②的请求迁往莫斯科定居。父亲在国家出版局和《教育工作者》出版社工作，他是红色教授学院^③的筹建者之一，曾在莫斯科大学讲学，拥有教授学衔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九二六年，他写的《一个普通革命者的笔记》一书由国家出版局出版，后来此书被翻译成了许多种文字。

在莫斯科，我们住在波克罗夫卡街区的“政治流放者协会”的大楼里，父亲是这个协会的积极分子。

一九三〇年一月，我们在西罗特巷得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宅。我们在这儿安静地住了八个月。这一年发生了几件大事，把我幼小的心灵整个给搅翻了。有一天晚上，父亲回到家来神情显得很沮丧，吃晚饭的时候他说，

① 指直到1917年才从苦役流放地返回的沙俄时期的革命者。——译注
（本书中的注释，除标明“译注”者外，均为原作者注。）

② 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苏联政治家，文艺评论家。十月革命后至1929年一直担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译注

③ 红色教授学院是1921年根据列宁亲自签署的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在莫斯科建立的一所培养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科教员及党政高级干部的高等学府。许多著名人物曾在这里学习。——译注

“昨天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了！”

父亲跟马雅可夫斯基很熟，这位诗人的性格复杂，是个情绪容易波动的人。他最后一次出国是到法国，在那儿他已经感觉到在他的头顶上凝聚着一团乌云。斯大林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因为斯大林不喜欢任何一个稍有声望的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由巴黎回国的当天就到出版社找我父亲，然后他们一起来到我家。我没有听见他们说些什么，只记得诗人从一个褐色皮包里掏出几本他写的诗集，他在每本诗集上都亲切地签了名。

在过去的顿河修道院里，建起了一幢暗灰色的、在当时来说算是宏伟的楼房——火葬馆。阴森森的院落里挤满了人。来到这儿的不光是诗人的敬仰者。

父亲只带了我去参加马雅可夫斯基的葬礼。一个瘦高个的人来到我们跟前。他轻轻地拉着我的手，让我贴近他。他用他那细长的手指温存地抚摸着这个由于惊吓而微微有些颤抖的孩子的身躯。一直到火葬结束，鲍利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都把我拉在跟前。

直到如今我也不能忘记火化时的可怕情景和露出一双大脚掌的棺材。当装着马雅可夫斯基遗体的棺材自动向火苗儿通红的炉里降落时，我歇斯底里地狂叫起来。这当儿鲍利斯·列昂尼多维奇把我拉出了火葬馆。

回到家没有开午饭，谁也不想吃。帕斯捷尔纳克用一块带花边的手帕擦掉额头的汗，闷声闷气地说：

“怕是俄罗斯要经受一场史无前例的震荡啊。”

爸爸和妈妈都没吭声。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二日，父亲半夜一点多钟回到家里。
妈妈问他：

“怎么这样晚？发生什么事了？”

父亲久久没有说话。他不想让心爱的妻子伤心。可妈妈却不想就此罢休，继续追问道：

“冉涅奇卡，亲爱的，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脸色很不好，苍白极了。”

父亲只好说出来：

“雅罗斯拉夫斯基^①找我去，详细了解了我在美国的工作情况，问我在巴勒斯坦、日本、中国、符拉迪沃斯托克都干过些什么，还让我说出常来往的朋友和同志的姓名和住址。也问到你，问你在美国的哪家公司工作过，在奥地利和阿根廷都干了些什么。随后他说，我已经被政治流放者协会开除了，还暗示我，过不了多久我就得另找工作……”

夜里父亲去找卢那察尔斯基。

“亲爱的叶夫根尼·伊萨科维奇，”卢那察尔斯基说，“您是很守本分的好人，您却害怕这个假革命家。从根儿上说，雅罗斯拉夫斯基是个坏透了的胆小鬼，他反对犹太人，是个地道的仇犹派。他有不少的毛病。相信这个货真价实的沙文主义者定能当上院士，不久就要大声呵叱我们大伙儿了。可惜，我是斗不过这个叶梅里扬的。有人写了告您的检

^① 雅罗斯拉夫斯基（古贝里曼）·叶梅里扬·米哈依洛维奇（1878—1943）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党纪事件处理组书记。

空箱。我们正处在这种混乱的时代，赶快销毁那些招惹是非的文件吧。不过，我可什么都没对您说过，请原谅，我也没出什么主意……”

九月二十七日深夜，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穿了衬衣跑到走廊里，这时被惊动起来的妈妈、姑母和姐姐已经在这里。管院子的鞑靼人哈吉姆说“来了首长”，要我们把门打开。妈妈打开了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闯进房里来。他们出示了搜查证。这群恶徒在房里翻箱倒柜，一直到天亮。他们究竟想找到什么，连上帝也未必晓得。他们把偌大的一个图书室翻了个遍，把一些稀有的精装古书撕成一片一片的，用绳子捆起了一些纸夹子，里面装的是父亲的来往信件、墨迹、手稿、日记和文章等。当告别的悲伤时刻来临的时候，我大声喊道：

“敢把我爸爸带走！他是好人！”

契卡的一个彪形大汉把我提起来，猛力向窗前一丢，我的脑袋撞在了暖气上，右边的太阳穴流出了血，我忍着疼痛和屈辱，猛地向仇人们扑了过去，但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又能干什么呢？

父亲被一辆“黑乌鸦”闷罐车拉走了。我们隔着窗子听到了发动机的轰鸣声。

他们允许家里人去看望父亲。变得憔悴了的妈妈说，爸爸被关在布蒂尔卡监狱。这一天总算是盼到了。想到我能看到我那一辈子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的、善良、可爱的父亲，我高兴极了。妈妈带着姐姐和我去探望爸爸，同行还的

有安娜姨妈。爸爸的姐妹们也来探望。

占地宽广的布蒂尔卡监狱。好几米高的狱墙足有半米厚。一个小小的狱门是用铁皮包着的。宽阔的探视厅里有好几百人。噪音、喊叫、哭泣。在一片嘈杂声中分不清在说些什么。一个高大的军人站在台子上叫人，一个姓名^{“”}只喊一次。如果有谁没听到招呼，这次会见就算是取消了。该轮到我们会见了。我们分开人群向栅栏隔墙跑去。周围站的都是岗，哨兵一声不响，皱着眉头，枪口斜向前方。一堵黑色的木质墙壁分成十二个小房间，每间有个小窗户。我们被警告说，会见时间只有十分钟。响起了刺耳的铃声。犯人们在狭窄的走廊里一个跟一个地走过。他们都倒背着手。又是一片哭泣、呻吟声，夹杂着一些诉苦、叮嘱的话以及信与爱的誓言。

突然一声尖叫：

“会见结束！”

还是那个单调的、略带鼻音的难听的声音：

“都出去！别拖延！别说话！”

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每天都有无数的妻子、未婚妻、母亲、子女们到无数的俄国监狱去探视。许多人都穿着将要穿一辈子的黑色丧服……

这才是开头啊……

从此以后许多年我们家都给丧气、饥寒和贫困笼罩着。我和姐姐都再也不会欢笑了。大家在家里都不敢大声讲话，常常是互相耳语。几乎我们所有的熟人被捕了。许多人受了非人的刑讯以后得了精神病，自杀了或者被枪毙了。我还没听说过有哪一个政治流放犯至今还活着。

我们开始销毁“违禁”的书藉。根据朋友们的劝告，最先烧毁了第一版的列宁文集和美国记者、共产党员约翰·里德^①写的纪事小说《震撼世界的十日》。

^① 里德 (John Reed, 1887—1920)，美国诗人，政论家。1917年作为随军记者前往俄国，流历了十月革命。1918年回国，1919年9月筹建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他的《震撼世界的十日》写十月革命时的亲身见闻，列宁为此书写了序言。因书中只字未提到斯大林的功绩，故后来此书遭禁。——译注

我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我们这个好客之家门前冷落了。不知疲倦的旅行家伊萨克·恩玛奴伊洛维奇·巴别尔^①有时来坐坐。他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妈妈。他想出一些使她高兴的事情说给她听，还带些糖果，送她一些书。我还记得他讲过的充满悲剧性的幽默故事，那是关于敖德萨出名的骗子贝尼亚·克里克的。

朝气蓬勃的柯尔内·伊万诺维奇·楚科夫斯基来串门，我们总是很高兴。他偶而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来看望我们。鲍利斯·列昂尼道维奇·帕斯捷尔纳克也到家里来。他给爸爸带些吃的，给我们接济些物品。他可不算稀客。他一来就坐好久，我很喜欢听他弹钢琴。

安娜·安德列耶芙娜·阿赫马托娃的到来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个不平凡的节日。她总是不打招呼就来了，从火车站直接到我家，手里提着网兜儿、篮子和提包，里边装着特别好吃的“阿赫马托娃”式点心、自制的饼干、花生、巧克力糖等等，可她本人的生活是很艰苦的。

我们家充满着犹太人的生活情趣。一九一八年底，父亲

^① 巴别尔以及下面提到的许多人，如楚科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左琴科等人，都是著名苏联作家或诗人。——译注

在巴勒斯坦呆了六个星期。他在那儿结识了弗拉基米尔·扎鲍廷斯基。他们交了朋友，互相通信。一九二一年父亲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编辑出版了文艺作品选集《想望》，扎鲍廷斯基为它写了序言。父亲把名作《巴勒斯坦——上帝赐予的土地》一文收进了选集。父亲办公室里靠近写字台的墙上挂着诗人X·H·勃亚里克^①和B·扎鲍廷斯基的像片。

每逢星期六我家都有客人聚会，其中有学者、演员、画家和作家。记得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恰洛夫曾经朗读过勃亚里克的诗，由弗·维·伊万诺夫、B·扎鲍廷斯基、Φ·索洛古勃和IO·巴尔特卢沙依提斯作解说。诗人的每一行诗都沁人肺腑、扣人心弦。

我给勃亚里克迷住了。他成了我最喜欢亲近的人。我十分愉快地背诵他那激动人心的整篇的诗章，虽然我并不完全懂它的意思。

搜查期间，三千余本有关犹太学的书都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人抄走了，当然，从此便无影无踪了。我所喜爱的勃亚里克的作品以及俄文版的犹太百科全书和我非常珍视的阿勃拉姆·埃弗罗斯的作品被抄走了。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了解到我的痛苦以后赠给我一本勃亚里克诗集。甚至于夜里我都不离开这本诗集，我经常把它放在枕头底下。它使我受尽折磨的心灵重新得到了温暖。

我对于犹太人开始产生一种爱，起初这种爱可能还不是

^① 哈依姆-纳赫曼·勃亚里克(1873—1934)。犹太诗人。出生在俄国沃伦省。他的许多诗作歌颂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反对种族压迫。1920年从苏维埃俄国出走。——译注

完全自觉的，但在我读了肖洛姆·阿莱赫姆^①的书以及随后读了孟戴尔·莫依贺尔·斯佛里姆、彼列茨、肖洛姆·阿沙等人的书以后，这种爱逐渐加深了。这些书是妈妈从图书馆借来的，她还没来得及换借，我已经把这些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我也开始在每个星期六去犹太教堂，虽然我还不不懂什么仪式。我需要找条出路。犹太教逾越节的前夕，教徒们送给我一些硬面薄饼，我很珍惜地把它带回家。每逢星期天，我都可以到犹太室内剧院看演出。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我满了八岁。那天我家来了许多亲戚和父亲的朋友——Б·帕斯捷尔纳克、И·巴别尔、О·曼德尔施塔姆和一位夫人、М·左琴科、А·阿赫马托娃、С·米霍埃尔斯、Б·迈耶尔赫里德、И·莫斯克文、В·卡恰洛夫、А·科昂年、А·塔伊罗夫。大家都晓得，是不会有生日晚餐的。他们来是出自一种心意，以此对父亲的被关押表示抗议。我和姐姐埃列奥诺拉都得到了珍贵的礼品。大家喝完茶以后要我朗诵些什么。我朗读了勃亚里克的诗《起点》和《黄昏》。弗谢沃洛德·埃米里耶维奇·迈耶尔赫里德^②吻了我。随后他走到正在落泪的妈妈跟前，小声地说：

“您这儿子中学毕业以后应当上戏剧学校。他生就一副伶俐的口齿。从现在开始我可以每月给他上两三次课，假如您不反对的话。”

① 肖洛姆·阿莱赫姆（1859—1916），俄国犹太人作家，生于乌克兰。作品主要描写中、下层犹太人在俄国沙皇专制制度及资产阶级压迫下的苦难生活。——译注

② 弗·埃·迈耶尔赫里德（1874—1942），苏联著名导演。